

【实录】

【足迹】
章丘溪桥
知多少

□王绍忠

章丘自古泉眼如筛、泉脉旺相、泉溪密集，被世人誉为“小泉城”。据不完全统计，平原地带现存泉流16处；南山(泰山山脉)计有泉群33处；北山(小长白山)有喷涌泉系11处。据2010年寻访统计，连同季节泉在内共有158处之多。

泉流成溪，桥因溪建，故章丘历史上有记载的石桥颇多。上世纪90年代我在市文联工作时统计，散布于各乡镇，建筑规模宏丽壮观且保存完好如初者，计有24处。如塘子崖(李清照故里)的西泉桥、普集镇的兴龙桥、龙山镇的广济桥、圣井镇的通济桥等。早先桥梁的存在形式，主要有石拱桥、石板桥和木质桥三种。

位于明水(老城)东门外、人称“绣江第一桥”的“锦江桥”。石桥长14米、宽6米，为水下双孔桥。据《章丘乡土志》记述：“元朝初建，明隆庆6年重修，清道光12年(明水)康星焘倡修。”康乃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曾参与道光《章丘县志》的编纂。志书称其：“为人务实，尚义气，每有创建，必以身倡之。”明水是山东东西通达之要道，当时锦江桥多年失修，渐至倾圮。康星焘便发动当地士绅捐款献资，不足部分全由他自己承担。当时，由于物资充裕，石桥修筑相当牢固。1966年，才重新进行了一次修缮。1993年又经扩建改造，便成为清照祠园中的一桥。

举世无双的“碌碡桥”，在相公庄镇十九郎村北首的裕泉河上。其长16米，宽4米，桥下分三孔，由12个“碌碡王”(特大号碌碡)构成。桥北首竖有一方青石料质的石碑，明示为清乾隆初年修建，距今已有270余年的历史。在这之前，孟氏庄长曾挑头在此修桥。兴师动众施工两月有余，建起一座土石结构的双拱桥。结果一场山洪暴发，桥墩被冲得散架垮塌。他铁了心非把石桥筑牢不可，次年春，便从邻村祖营坞雇来一帮能工巧匠。施工两个半月，又筑起一座木石构成的独拱桥。结果，上游一场肆虐的山洪咆哮而下，方石垒砌的桥墩又被奔腾的激流冲散。

乾隆三年，庄长在筹备修桥以前，先召开了让村民出谋划策的“诸葛亮会”。众人集思广益，认为河道狭窄，洪峰冲击凶猛。有人便献计：桥墩改用石碌碡摆砌，中间用钢柱连接成一体，这样石墩厚重、四面光滑，冲击力减弱。另有人出主意：桥面改用20根、百年荆条滚铺而成，以减轻负荷重量。尹庄长采纳了二人的建议，果真当年山洪骤发，石桥安然无恙。新世纪初年，此桥被济南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成为“镇村之宝”，它在无声地赞颂着先人卓然超群的降洪谋略。

“江北第一古村”朱家峪下崖沟的敞肩石拱桥，专家学者们观赏后认为是“现代立交桥的雏形”。此村的立交桥为清代康熙九年由赵氏祖人筹资献料所建。“复道行空”，真乃气度非凡。桥洞高达3米、宽约两米，皆由青石和黄石砌成。中间有灰泥，石料又严丝合缝地咬在一起，巧夺天工。

章丘古桥还有普集万山村的寿山桥，龙山村的姑庵桥，朱家峪的登云桥、坛井七桥等，数不胜数。正应了家乡的俗语所言：“(长辈)走过的桥比年轻人(后代)走过的路还长。”

【张世锦】

那些年，
游历济南的洋人们

从前，老济南称呼来自欧美的外国游客为西洋人，来自日本的为东洋人，或者统称外国人为洋人。千百年来光临济南的众多洋人，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有西洋人，13世纪元代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这位意大利游客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济南：“这里有无数花园环绕四周，并且到处是美丽的树林和优美的果园，实在是居住的好地方……”

同一个朝代，为济南留下纪念性文物的，是一位东洋人——来自日本的邵元和尚。

邵元和尚于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为灵岩寺第三十九代禅师息庵撰写墓碑。碑高1.63米，宽0.74米。碑首署名：“日本国山阴道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撰并书”。

邵元和尚旅居我国21年，参拜过许多佛教圣地，和息庵禅师友谊深厚。邵元和尚所撰《息庵禅师道行碑记》，历述息庵禅师生平，极其热情地赞扬其功德修行。为此，郭沫若曾题诗一首：“息庵碑是邵元文，求法来唐不让仁。原作典型千万代，相师相学倍相亲。”

另一位近代东洋人，是桑原骥藏，1908年著作《山东河南游记》。其中山东部分记载了作者在济南8天的种种见闻和观感。

桑原骥藏盛赞：“历下号称有七十二泉，趵突泉居其首，清泉激湍，为中国内地罕见之景”，“西关外为现今胶济铁路之终点，旅客往来，商贾云集，极富殷盛”。

桑原骥藏不辞辛苦寻访老济南的名胜古迹，事后都详细写在日记里：

“5月2日，首先去观赏位于府学大门内左侧池中的铁牛山……接着去西关的

大庵巷访长春观，返回途中发现了丁公(宝树洞)”；

“5月3日，游览千佛寺和开元寺……引述清雍正十一年《重修历山兴国寺并各祠庙记》和《寰宇访碑录》、《辘轳杂录》的有关记载”；

“5月4日，午后访白雪楼。楼在趵突泉之东……辞白雪楼转向大明湖。关于湖名，有的称源于‘湖山明媚’，有的称湖畔有大明寺，如今已难定是非”；

“5月5日，游龙洞，有灵感龙王庙和多通石碑……然后，游东关外闲子祠和钟楼寺街闲子祠”；

“5月6日，气暑风烈，尘土满城，故不宜外出”；

“5月7日，上午先去外城的师范学堂，然后去正觉寺、华林寺，又去南门大街的舜街访虞帝庙”；

“5月8日，上午八点辞离内堀氏宿舍，踏上子然千里之行”。

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1942年在济南拍摄了大量的风情照片。

赫达·莫里逊拍摄工作面向民间，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当时普通济南人的生活。诸如，护城河边的农家、岸边的豆芽坊、河中洗衣涮菜的妇女、街边喝茶的居民、装车上街卖菜的摊贩、石板街景、柳桥垂柳等等。这位摄影家的系列作品，既反映了当时济南城的古朴风貌，又将当时济南人自然、闲适的生活场景真实地再现让广大观众眼前。

饶有情趣的是，赫达·莫里逊的某些作品，没有任何图片说明，却能让人一眼看出是地地道道的老济南特色景致。其中有一张照片饭馆的招牌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大米干饭把子大肉”8个大字；这种牌匾内容和格式以及它的店铺



▲ 莫里逊拍摄的护城河中洗菜的小贩。

▶ 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



【厂子记忆】

酸甜苦辣
锅炉工

1972年初，我来到当时的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即后来的济南化纤厂)五连，从事锅炉工工作，直至1983年离开。有十余年时间，锅炉工的酸甜苦辣可谓一言难尽。

“光荣就光荣在这点上”。这是我初到锅炉车间听到时任连指导员的伍作荣(现役军人)多次讲过的一句话。一点不错，锅炉工就是每天要和煤炭、煤灰、煤粉、煤渣打交道，哪有不沾黑灰的道理？上班时清炉、打焦，遭遇煤尘自不必说，烧煤粉锅炉还得时时提防煤粉喷粉、爆炸，因此一些老司炉工工作时除了工作服，帽子穿戴好外，还需在脖子上扎紧一条毛巾，以防身上及内衣上沾染煤粉尘屑，很难清洗。早时我们下班前还得将煤渣清运干净(后来这活承包出去了)。一打开煤渣漏斗开关时，刹那间粉尘降落，四处飞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冒着刺鼻粉尘赶快将灰渣车拉走，要么等十几分钟或更长时间粉尘散净后再拉至灰场。

每年例行检修时，其他车间的人多学习、放假，只有我们投入在紧张的工作中。如检修时得钻进空间狭小的省煤器中作业，作业前省煤器里积存的浮灰足有半米厚，先小心翼翼地浮灰清理出来，才能进去拆除检修，口罩、帽子、防护镜一样不能少，工作一会儿，污垢、汗水、煤灰混合在一起，出来时一个个都是大花脸。

当年工厂领导曾反复强调：锅炉工是全厂的“心脏”，是为全厂生产提供蒸汽“动力”的地方。确实如此，全厂检修时锅炉车间最后停炉、熄火；但检修后却要第一个开炉升温，待正常升温、升压后，其他车间才能陆续生产。责任心也是

从事锅炉工最重要的条件，高温高压容器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一旦锅炉爆炸厂房毁坏，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巨大，政治影响更是无人能承担的。因此上夜班时即使再困也得强打精神瞪起眼来以防出事。工人师傅都很体谅我们这些小青年，看到我们坐在操作台上眼睛发涩，快要犯迷糊时，便会说：我来看看炉子吧，你去走走、转转、歇会儿……那年月中班(下午4时至12时)补助仅0.15元，夜班(夜班12时至次日8时)仅0.2元。

当年笔者二十岁出头，工人师傅多在三四十岁，尚年轻力壮。许多人住在市区，甚至有住在西郊的白马山、堤口路的，也需倒几次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几十里路按点来接班，哪怕大雨倾盆、天寒地冻，天天如此。因路途遥远，长年奔波，光骑坏的自行车就好几辆，内外胎换过十几条。特别是寒冬腊月，大雪纷纷时，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只得提前几个小时赶到车间。当年寒夜里别人早已进入梦乡，我们却要在室外煤场上挥起二十多斤的大煤锹，推起装满四五百斤重的煤车将煤运到输煤口，送上传送带……数九寒天，大汗淋漓却要身着单褂、单裤、单鞋干活，却浑然不觉冷风刺骨，幸亏当年年轻、身体尚好。

锅炉工“好处”多多。首先是洗澡方便。小时候家里兄妹多，生活条件窘迫，一年甚或数年进不了一次澡堂，但从事锅炉工作即使天天洗也无妨。其他车间的人进锅炉房洗澡却得看我们关照，甚或逃烟，说好话寒暄一番，而我们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惠及亲朋好友和家人们。其次洗衣服非常方便。车间里最不缺的就是水和汽。因此上班后打声招呼就可心

背景，可以说是唯我济南独有。另外，赫达·莫里逊在济南骑着自行车到处摄影采访，还不失时机地拍到不少带有地标意义的建筑物和引人入胜的泉城风光，像齐鲁总制坊、大明湖等老济南胜迹。

此外，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澳等国的摄影师访问我国时，也曾前来济南进行摄影采访。

1897年，德国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发行了德文版《山东与德国在华殖民地》。书中刊登有3幅老济南照片，照片说明为德文TSINANFU(音译济南府)。这些照片系本书作者海司来济南采访时实地拍摄。海司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德国人，他在济南的活动范围也广，拍摄的老济南照片有演武厅、山东巡抚造访高都司巷天主教堂等。

德国人薛田资于1902年出版《在孔子的故国：山东概述》。书中有几张于19世纪末拍摄的老济南照片，有以标山为背景的济南人照片，还有一家济南府的旅馆照片。

1906年至1909年期间，德国人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山东十八景”，有大明湖和灵岩寺，刊登在1923年恩斯特·柏石曼的专著《中国建筑与景观》书中。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月8日，法国人沙晚来到济南，对大明湖、千佛山、灵岩寺、孝堂山等名胜进行考察拍摄。两年后沙晚出版的《北中国考古图录》，书中有1张大明湖李公祠湖上亭的照片，1张齐长城的，3张千佛山寺庙佛塔，20多张灵岩寺和孝堂山的。

无论东洋人、西洋人，他们对泉城济南的喜爱是多方面的。

例如，2012年3月，日本北海道砚鸿书道俱乐部青年女书法家40余人，专程前来济南旅游参访。其间，她们特别要求瞻仰有济南“第一碑刻”美称的《房彦谦碑》。在历城区彩石的房彦谦墓(房彦谦碑)现场，“几天来一直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青年女子们，竟然一下子不能自己，不约而同跪了下来，甚至匍匐在这座已经有些破旧的墓碑前。她们之中，甚至有的人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原来，日本人重视我国的汉字书法，《房彦谦碑》是日本学童练习书法的重要法帖之一。这份《房彦谦碑》，系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557—641)撰写，被世人尊为墨宝。据考证，这方唐碑的特点：“隶书作品凤毛麟角，而2000多字的隶书更是十分罕见。因此，问世以来，备受世人推崇。”而这些日本年轻女性是从小欣赏着欧阳询的字长大的，拜谒原始的《房彦谦碑》一直是她们心中的梦想。

安理得地找地方洗衣服。泵房的女工们将床单、被面、衣服整包整包地带来，一上班就洗起来，洗完晾在车间暖气片上，下班时干干净净地带回家去。还有水处理用的工业盐、腌鸡蛋、鸭蛋、咸菜等，是再好不过的了，即使拿多少也没人管。

我们的工作温馨，彼此尊重，在班组里谁家有事早走一会儿，晚来一会儿，甚至不上班照样无事，反正考勤表班里自己划。工作中尊老爱幼蔚成风气，脏活、累活年轻人抢着干；老师傅们则悉心教授年轻人掌握技术要领，现身说法。无论谁家红白喜事、生病等皆人人到场；每逢发放救济金、评选先进分子及发放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票证之时，皆能彼此谦让，先人后己，互相体谅。犹记得班组将要聚餐时班长会让一两个人提前去采买、烹饪，一下班，全班即可吃上“厨师”的大餐。

1973年，国家提倡锅炉烧煤改烧油，车间派我们六人去淄博山东新华制药厂学习，并顺道参观了辛店电厂、齐鲁石化等地。起初旅店客满，只得先住大车店打地铺，多天后才得以住进“张店旅社”，实习大概前后一个多月吧。

44年过去，看水位、压力表、运煤、清灰、爬烟道、钻炉排……一一浮现在眼前，只是物是人非，当年的工友皆已六七十岁，唯锅炉工的酸甜苦辣，成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而当年日夜机器轰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济南化纤厂，如今也已不复存在，所幸尚有“化纤厂路”成为仅存的历史记忆。

“厂子记忆”投稿邮箱：
qjwbhzb@163.com

□李强